

會務報告 (一九八六年四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

- 一、執行委員會共開會八次。
- 二、午餐會共舉行四次，蒞臨演講學者計有：金聖華博士、賴恬昌先生、楊憲益先生、林保文先生、蕭乾先生、文潔若女士。
- 三、本會主席劉靖之博士暨副主席金聖華博士代表本會於一九八六年四月下旬前往北京出席中國第一屆翻譯工作者代表大會。
- 四、部份執行委員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訪問台灣。
- 五、本會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廿七日與市政局圖書館合辦翻譯研討會，主題為“多種語言社會的翻譯問題”，主講者計有：丁紹源先生、陳佐舜博士、黃兆傑博士、陳弘毅先生。
- 六、年內增聘楊憲益先生、戴乃迭女士、賴恬昌先生為榮譽會士。
- 七、翻譯學會由本年起增設會士，目前已有會士十九人。
- 八、本會出版之《譯訊》停刊多時，現已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復刊。復刊第一期已寄發各會員。(第二期現已出版，各會員可取閱。)
- 九、輯錄本會第三、四次翻譯研討會論文之《翻譯叢論一九八六》已出版，各會員可免費領取一冊。
- 十、本會計劃設立翻譯獎。構思中準備籌募五十萬元左右為基金，以所得利息每年頒贈翻譯獎予當年出版之最佳翻譯作品或有關翻譯著作(會員如有獻議，請與主席、副主席或義務秘書聯絡)。
- 十一、本會又定於一九八七年九月廿六日再與市政局圖書館合辦翻譯研討會，已請得楊寶坤議員、朱立博士、廖梅姬女士、陳育沾先生擔任講者，屆時請各會員踴躍參加。

新增會士及會員名錄

會士 (一人)

陳佐舜

普通會員 (十三人)

杜克禮 朱迪 唐金鳳 張秉仁 梁瑞萍 陳育沾 陳名姝 曾振邦 鄭敏耀
區劍龍 鍾盛芳 謝雲珍 譚柏山

我對翻譯的一些看法

蕭乾 (何信勤筆錄)

蕭乾先生是中國著名的作家、記者、翻譯家，近年多次出國訪問。香港翻譯學會乘其過港期間，邀請他及夫人文潔若女士參加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午餐例會，並發表演講，以下是蕭乾先生當日演講的內容。

我很感謝劉會長給我這個機會與大家見面。在座各位都是真正的翻譯家，我自己却翻譯不多，所以不能向各位貢獻什麼。這幾年來劉會長寄給我好幾本貴會出版的書籍，是關於翻譯理論的研究和實際翻譯情況的介紹的，我覺得貴會在這方面很有成就。

內地近三十年沒到過香港的人，對香港的中文水準都存有成見。在三十、四十年代，香港街道竟寫有“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的詞句；在電車裏頭有一告示，英

文是“*In case of storm, typhoon or hurricane, please open the window*”，中國不是個航海國家，關於風的詞彙很少，所以這個告示把翻譯的人難住了，結果費煞苦心譯為“如遇大風，或力量甚大之風，或速度甚急之風，請開窗戶。”所以那時候內地經過香港的人，對香港的文字水平看不起。

我從七九年第一次到香港，今趟是第七次了。我覺得現在香港的語文水平很好。我看到幾本專門講修辭語

法的書，而一般所見的文字都很規範化。我有一個想法，就是學外文對於寫中文有好處，特別在語法方面。因為外文的語法比較嚴謹，所以學外文後再寫中文，句子會更完整，特別是標點符號方面，中文比較鬆。在香港，可能因為大家都學英文，所以寫出來的句子比較謹嚴，因此我們過去對香港的成見應該消除。

香港以前的音譯詞很多，現在在一些老的舖子還可以看到。例如“store”叫“士多”，“insurance company”叫“燕梳公司”。有些音譯詞也吹到國內去，譬如北京的“taxi”也叫“的士”。我覺得若要發揮中文的優點，就應把能翻出意思的詞，盡量譯意，例如“Supermarket”翻成“超級市場”，“超級”兩字的含意很不明確，現在翻成“自選市場”就好多了。許多科學詞彙，例如“laser”翻成“激光”，就比翻成“拉撒”清楚。

我覺得今日的和昨日的香港大大不同。三十年代我在這裏的時候，只有一個很小的圖書館，後來因為要解決泊車的問題，還把圖書館拆掉，改作停車場。現在有大會堂、有藝術中心，聽劉會長講，將來還要興建更大的文化藝術中心，所以我覺得這裏的文學藝術很興旺。

翻譯學會的存在，也顯示大家不滿足於搞自己的翻譯，而需要經常見面，交換意見。從最近出版的《翻譯叢論》看來，大家對於內地的翻譯情況也很關心，劉會長特別到全國各地，把各地的翻譯協會和搞翻譯的情況，都作了詳細的調查。我希望今後香港和內地的翻譯界能作更多的交流。

翻譯有別於創作，創作是你寫你的，我寫我的，不用互相交流。翻譯就很需要這種交流。首先，從計劃來說，假如一本熱門書，大家分頭來翻，同時出幾個譯本，就是很大的浪費。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能在計劃方面共同研究一下，便可以避免重複。當然，古典作品，像莎士比亞、密爾頓的作品，不妨多幾個譯本。一般當代的作品，則可不必重複。要避免重複，就必須加強聯繫。現在國內除了一個翻譯工作者協會外，還有許多以國家分類的學會，不知道香港可有類似的組織。例如北京有一個英國學會，南京有一個美國學會，此外還有日本學會、法國學會和西班牙學會。有些大作家的研究，例如莎士比亞、易卜生、巴爾扎克，其實也可以組成學會，我想香港這裏也有類似的學會。國內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見以作家為分類的學會，不過，如果中大講莎士比亞的教授，能夠和中國中央戲劇學院講莎士比亞的教授互相溝通，我想會大有好處。我甚至覺得“文體”也可以作分類，例如散文、詩歌、戲劇，可以分成許多種類，正如人的身體有許多脈絡一樣。希望各種學術團體可以加強內地和香港同道同行的交流。

國內在五十年代曾經出版過一份翻譯通報，後來很

快就停辦了，原因之一是翻譯通報有一段時期變成了整人的通報，專門把解放前某人的翻譯拿來跟原文對照，大家都提心吊膽，不知道下一期會拿誰來開刀。所以後來這份通報停辦了。現在國內關於外國文學的刊物很多，專出外國文學刊物的出版社也不少，上海的譯文出版社就是一間。而專登翻譯作品的刊物也很多。國內翻譯外國文學的很快要面臨一個新的問題，這問題我覺得香港的朋友可以幫忙解決，或者給我提供一些經驗。我們快要參加國際版權協會，屆時形勢會有很大的變化。我很想知道，香港的翻譯界除支付版權費外，還有什麼別的問題。我上次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國作家，他提出版權的問題，除了版權費外，他還提出要得到其本人的同意，同時譯稿要給其本人過目，我說果真如此，外國文學就不好搞了。比如說中國翻譯一本書，譯稿寄給原作者，作者請一位台灣的朋友看，發覺語法上有些地方跟原文不一樣，就說不通，這可麻煩了。因此在翻譯方面，除了翻譯技巧之外，許多地方希望香港翻譯界的朋友能夠給我們幫忙。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搶譯之風，國內就一直很盛行這種風氣，這對翻譯是不理想的。例如五十年代國內搶譯的，主要是獲得斯大林獎金的作品，現在搶譯的，恐怕是得諾貝爾獎金的作品。翻譯需要有一套通盤的計劃，在五十年代，文學出版社社長王任書曾經訂過一個五年計劃，直到今天已有三十幾年，計劃還沒有完成。我希望將來內地與香港能共同訂一個計劃，把國外最主要的作品，古典作品，或者現代經典作品，有系統的翻出來。

到了香港以後，好像什麼都是電子，甚至有翻譯機器，但我懷疑，文學翻譯能不能電子化。文學翻譯與科技翻譯或者其他的翻譯不一樣，因為它牽涉到很複雜的因素，裏面有 taste，有 emotion，有許多因素。我認為翻譯不是把外國作品的故事介紹過來就夠了，文學是一種感情的產物，有些作家對他所寫的年代、內容，持一種譏諷的態度，還有些是反話，如果掌握不好，就不能把原文真正的東西拿出來。所以我覺得文學翻譯是沒法機器化的。

我覺得翻譯須跟作品有感情，舉一個例子：徐志摩翻譯 Katherine Mansfield 的作品。我與外國文學最早的關係是在十六歲時候，那時我在北京書局當徒弟，拿四塊錢工資，什麼打雜工夫都做，其中包括到北大圖書館抄寫徐志摩所翻 Katherine Mansfield 的小說，所以我最早接觸的外國作家是 Katherine Mansfield。假若要說我受哪一位作家影響多些，我承認受她的影響多些。我覺得徐志摩對 Katherine Mansfield 不是一般的譯者，特別看他在倫敦訪問 Katherine Mansfield，那是一篇非常有感情的散文。所以我覺得翻一篇東西要翻得好，對作者一定要有感情。

我覺得自己太懶惰了，在英國七年時間，雖然也

觸過一兩位作家，像 E. M. Foster，可是很慚愧，沒有翻過他的東西。我覺得任何工作都需要一種獻身精神，不能急功近利，翻譯也要這樣。翻譯如果完全爲了吃飯，就翻得不認真，翻得不好。

昨天我在港大提到一點，我覺得一個翻譯家在出版翻譯作品上，應該給讀者寫一個比較長篇的介紹或跋，講譯者對翻譯的作品有什麼感受，爲什麼喜歡它，哪些地方特別喜愛。譬如我在八二年翻易卜生的《培爾·金特》，使我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我把我的感受寫進去了。我翻譯這東西不是趕什麼浪頭，是因爲這個作品感動了我，令我覺得應該跟讀者分享這種感受。

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運動，翻譯所起的作用是沒法

衡量的。最近國內有一個年青批評家，寫了一篇文章叫《林琴南對新文學運動的貢獻》，林琴南是新文學運動的死敵，有什麼貢獻呢？讀完文章之後，我修正了我的看法。林琴南是第一個讓我們知道法國有什麼作品，英國有什麼作品，第一個給我們開個窗戶，看到國外的人，因此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不能夠忘記林琴南的功勞。所以我覺得翻譯家對文學運動的貢獻非常大，比如現在國內一些荒誕派的戲劇，大家大概知道，例如“磨坊”，川劇的“潘金蓮”，都是與翻譯有關的。別人翻了作品，啟發了國內，令我們在寫作的技巧上有所突破。因此，容我在這裏向大家致敬，感謝你們替搞寫作的人辦這事情。謝謝大家。

經營商業翻譯的苦與樂

林保文

林保文先生前爲香港政府中文公事管理局總中文主任，先後從事政府翻譯工作達三十一年。近與財經界友好創辦中央語言服務有限公司，任職總經理。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先生應邀在本會午餐會上演講。

翻譯工作在商業化的社會如何發揮它的功能，和怎樣去實現它的經濟價值？這一點對我這會長期在政府部門從事和主持翻譯工作的人來說，倒還是一個新鮮和充滿挑戰性的課題。個人在這八個月拓業工作中，辛勞備至，箇中的苦處，實非從事學術性翻譯工作者所能體會，但其中倒也不乏樂趣。

香港是世界第三大的金融中心，華洋雜處，對翻譯工作自然不斷有殷切的需求。就我接觸所及，一類主要是對華貿易，另一類是包括股票上市章程在內等等財經界以至法律方面如貸款合約的文件。

我們創業伊始，一方面是苦於有經驗的翻譯人材難得，我們曾三次登報招聘，只有二、三位稍有資歷的人士應徵。目前，初級翻譯人員，行內一般工資約四千元，另須付超時工作津貼。爲建立客戶對公司的信心，我們必須僱用若干名固定的翻譯員；爲了應付經常不能作事先安排紛紜突至的業務，還須設法常備大批特約譯員，而這些特約譯員頗具名士作風，有時“急驚風，碰到慢郎中”，你着急時他却沒有空。

另一方面我們是苦於難滿足客戶的要求，他們一般

是“急時才燒香”，要譯得好固不在話下，而且要稿交得快，往往稿件要趕着隨人上飛機，誤點半刻也不行。這樣我們便疲於奔命，不時通宵達旦。而我們接觸到的大多是大機構的精英，中英文素養俱優，他們逐字逐句的推敲，頗具“金中挑砂”的功力，因爲有時只是一字之差，也可能帶來經濟或法律上很大的責任。並且，只要公司大門一開，來稿題材的範圍就不由得你作主，往往上至航天火箭，下至天然氣管，各種各樣的專門詞彙，就連最新的專業辭典也欠奉……

然而我們現在，畢竟算是稍具規模了，並在一些大機構中，初步建立了一級翻譯公司的形像。（在全港約四十間翻譯公司中，大部份是壹人公司，較有組織和較具水準的實在寥寥可數。）回想這幾個月來，從開始親自招聘和訓練譯員；親自組織、宣傳、推銷和拓展業務；親自審稿並且夜以繼日和譯員們一起解決業務工作的困難，自然也覺得苦中有樂，例如有一家商人銀行業已受聘爲以中國火箭發射美國人造衛星一事的財務顧問，其間我們參與了大量翻譯工作，對促成其事，不無些微貢獻，也就多少有點成就感的精神安慰。

台灣翻譯界概況

金聖華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旬，香港翻譯學會執行委員一行五人，包括會長劉靖之，委員李勉民、丁紹源、何信勤及筆者，應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之邀，赴台灣作爲期一週的訪問。訪問期間，通過文建會的安排，拜會了各有關部門，包括台灣大學、淡江大學、東海大學、中央圖書館、國立編譯館、文建會、新聞局、筆會、天下出版社及皇冠雜誌社等，並與不少著名翻譯家如林文月

教授、彭歌先生、黃驥先生、曾濟羣先生、林國源先生、王曉寒先生、張福壇先生等舉行了座談會，交換了很多有關翻譯的寶貴意見。以下根據此行所見所聞，對台灣翻譯界的概況，作一個簡略的報導。

台灣目前儘管翻譯人材鼎盛，翻譯作品繁多，可是始終沒有任何與翻譯有關的專業組織。我們接觸的各方面人士，從新聞局副局長到大學教授，從筆會會長到出

版社主編，都表示出共同的意願，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立翻譯學會或翻譯中心。

台灣大專院校至目前為止，並沒有開辦專門的翻譯課程。翻譯只是附設在外文系中的一項科目，根據教育部規定，為期一年，共四個學分，主要目的是藉着翻譯的訓練，以提高學生外語的能力。台大、淡江外文系的教授中，有不少是台灣翻譯界的中流砥柱，如齊邦媛教授、黃宣範教授、黃美序教授等，但都表示很難引導外文系學生走上翻譯之途。目前教授提升時，翻譯作品不當作學術著作，學生寫碩士論文也都不願意以譯作代替。

台灣目前出版事業勃興，總共約有兩千八百家公司，根據國立中央圖書館統計，一九八六年至十二月初為止，出版書籍凡七千六百多種。據悉出版書籍當中，翻譯作品約佔一半。儘管數量如此龐大，但一般人對翻譯仍然不太重視。以稿酬來說，新聞局出版刊物多為中譯英，以每五個字母當一字計算，一字新台幣一元；編譯館則中譯英每一千字約一千元，中譯日為八百元，英譯中則為五百元左右；出版社方面如皇冠出版社凡非文學作品，一千字計酬三百元，文學作品則一千字為一百八十元；普通翻譯社的稿酬因人而異，一般為一千字稿酬五百元，（中譯外較高，學生翻譯則酬勞減半）。由於

翻譯的稿費幾乎只有寫稿的一半，一般人寧願寫，而不願意去從事吃力不討好的翻譯工作。當然翻譯界還是有許多不計名利的有心人士，如不辭勞苦，把《源氏物語》譯成中文的林文月教授；如出錢出力，憑着一股幹勁推動筆會工作的殷張蘭熙女士。前者把翻譯當作教書之餘的“課外活動”，後者則主編“*The Chinese Pen*”季刊，把翻譯當作“個人嗜好”。

坊間出售有關翻譯的書刊可分幾類，以性質來分，有書籍、報紙與雜誌；以內容來分，可分為翻譯作品、有關翻譯的工具書、以及討論翻譯的專書。國立編譯館出版了許多科學名詞詞彙，共有一百多種，內容包羅萬有，極有參考價值。編輯館還編譯了很多學術名著：計文科149種、理科221種、法科62種、商科48種、工科122種、農科37種、醫科18種、師範科27種、藝術科5種。一般出版社亦出版大量翻譯作品。如《天下叢書》多為財經方面的專著，皇冠的《當代名著精選》則為專譯歐美暢銷小說的週刊。雜誌方面，目前極為暢銷的財經雜誌《天下》，就有三分之一內容是翻譯，此外，如外文雜誌 *U. S. News & World Report*，居然可以在兩日之內全部譯出，以中文版在市面出售。

以上只是簡約的報導，詳細的情況將會刊載於今年本會出版的《翻譯叢論一九八八》中。

楊憲益、戴乃迭榮譽會士答詞

答
詞

香港翻譯學會給了我們榮譽會士稱號，十分榮幸，也很不當。香港翻譯學會比大陸上各地翻譯學會成立得更早，在溝通中外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績。香港翻譯界人才濟濟，許多方面都值得我們大陸上翻譯工作者學習。現在由於中英兩方面政府的積極努力，香港的主權問題已經得到順利解決，今後香港翻譯學會一定會在促進中外瞭解和友誼方面做出更大成績。我們願意在這些方面同香港翻譯界朋友合作，盡我們微小的力量。謝謝大家！

楊憲益
戴乃迭

賴恬昌榮譽會士代答詞

中譯英詩如着馬掛長衫帶紅
頂拖翅醉跳華爾滋舞
西翻韻句如穿燕裁衣服佩黑
身蝶結閑看玉簪飛泉
近与友人論譯事偶得一聯即錄呈
求正亦以博一笑 賴恬昌

譯訊

第二十三期
一九八七年四月

編輯：羅志雄
承印：崇德出版社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46號A地下